

一个故事让我笑对夕阳红

任传家

十年前，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：一天，外语学习班开学报名时，来了一位老者。“给孩子报名？”登记小姐问。“不，给自己。”老人回答，小姐一惊。老人解释：“儿子在国外找了个媳妇，他们每次回来，说话叽里咕噜，我听着着急。我想学学外语，能够同他们交流。”“你今年高寿？”小姐问。“六十八岁。”“你想听懂他们的话，和他们交流，最少要学两年。”老人笑吟吟地反问：“姑娘，你以为如果我不学，两年以后就是六十六吗？”

故事说明：不管年龄多大，只要开始，永远不晚。两年以后，老人终于可以开心地同儿媳交谈。如果不学，他们交谈，老

人仍然只能像木偶一样在旁边呆立。凡事有了开始，就有希望，生活就有乐趣。就是年老退休，也仍然要根据情况，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

一个故事，激发了我对晚年生活的兴趣，再也不感到日慢月长，房屋空空，孤独、寂寞、无奈，好像心灵找不到归宿。从此，每天读书看报，舞文弄墨，学书法写自传，游山河描美景。一天，心血来潮，随写汉俳三首：莫道毫厘年，班门弄斧写文章，聊发少年狂。莫道满头雪，闲暇挥翰常戏墨，笺上走龙蛇。莫道眼欲瞎，读书看报为个啥？心系咱国家。报刊登载后，更激起了我的兴趣，十多年，笔耕不辍，拙作屡

见报端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福旦夕。正当我欢度人生第二春的美好日子，不料不幸乌云悄悄降临，先后罹患结肠癌、胃癌。手术的痛苦和化疗的不良反应，一度让我陷入深深的绝望当中，生活仿佛也蒙上灰色的雾霾。庆幸的是，我并没有被病魔吓倒，每当身体不适时，我都告诫自己，痛苦和逆境都是暂时的，“心要永远憧憬着未来。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。”只要自己不倒下，战胜病魔的日子就会到来。

此后，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树立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誓要与病魔掰手腕。在家人的悉心照料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

我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。此时，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曾给我力量的故事。我暗想，我要开始全新的生活，就从现在开始。

病愈后，我继续拿起笔杆子，写了《一定要让他们母子再相聚》、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》、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》、《旖旎太白山》等多篇散文，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。书法作品在军休办多次展出。

我还和老伴多次外出旅游。洛阳牡丹百花争艳，姹紫嫣红，我们如痴如醉，流连忘返；宁夏中卫沙坡头坐羊皮筏漂流于黄河之上，听引吭高歌，看白帆逐浪，豪迈之情溢于言表；陕西秦岭太白山，看山水风光俊秀旖

旎，观看白色银练飞流而下，又如一道彩虹镶嵌山涧，顿感心旷神怡；秦皇岛海浪滔天，波光粼粼，海鸥飞翔，我为这天然美景所陶醉；在承德有摸摸棒槌山，活到一百三之说。我不但摸了，还给它来了个亲吻，可否活到一百五十岁！此时，油然想起电视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主题曲，生活如此美好，我也想向上天“再借五百年。”

珍惜生命，享受老年生活，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笑迎人生第二春。退休了，就要抛开烦恼，快乐自己找。所谓生活，就是生动地活着，活出精气神，活出新时期老人的风采。从现在开始，永远不晚。

赛里木湖

路廉翰 摄影



诗歌·生活

村庄的风景

丁宇

被泪水锈蚀的文字
闪电般地驰过心灵的峡谷
在透明的玻璃上
凝聚成一种正襟危坐的风景

被冬日抚摸的情话
寒风般地切入脉搏的细节
在洁白的守望里
飘逸成一首蓄谋已久的歌谣

被夕阳分割的距离
神话般地迷茫古老的村庄
在虔诚的祈祷中
浓缩成一曲莺歌燕舞的美妙

遗失声明

本人不慎将北京苹果园张玲菜店营业执照正本、副本全部丢失，注册号：110107604000809。特此声明作废。

乾隆皇帝与国子监辟雍

李海荣

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公元13世纪，是元、明、清三代国立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，又称“太学”或“国学”。历朝历代，重视教育的皇帝对太学都比较关注，乾隆与国子监之间就留下了不少佳话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国子监的代表性建筑——辟雍。

辟雍矗立于国子监的中心位置，是乾隆晚年建造的皇帝讲学之所。

乾隆在登基后的第二年，就曾亲临国子监讲学，讲学的地点设在用来藏书的彝伦堂里。他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，非常渴望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讲学之所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，御史曹学闵向朝廷提议在国子监里修建一座辟雍。辟雍原本是周代一种以圜水筑台为特征的园林景观，是君王畋猎、观礼的活动场所，后经汉代儒家的美化，赋予它“天子之学”的涵义。在国子监里修建辟雍正符合乾隆皇帝的心意。

然而，这个建议却遭到了礼部的否决。令皇帝没想到的是，持反对意见的领袖是翰林院里的一位高官——官居从一品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院士、礼部侍郎观保。他曾担任过北京国子监的满洲祭酒（相当

于校长），是一位饱读经书、思想严谨的官员。他语重心长地向皇帝陈辞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各朝各代的学官形制都不尽相同，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辟雍‘引水旋邱’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行礼之时围观的人太多，怕发生拥挤，才设置这种障碍，与‘明伦设教’毫不相关。而现在的太学建在都城之内，堂宇森严，根本不用再开凿什么无用的沟渠了。”面对这种无以辩驳的理由，乾隆只好暂时作罢。

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皇帝已年逾古稀。时隔15年，他依旧念念不忘修建讲堂的夙愿，干脆直接下令给工部尚书刘墉，要求尽快在人文荟萃的国学之地兴建辟雍。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工程。因为自

古以来，辟雍就很少有可参照的实体建筑。仅凭史料的简单记载，将汉代《礼记》中的幻想变为现实，在无水的国子监里建造出既符合礼制，又美观实用的皇帝讲学之所，确实是一道不小的难题。

然而刘墉和他手下的能工巧匠们并没有气馁。他们遵循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，修建了一座重檐的、四角攒尖的、由黄琉璃瓦覆盖的方形建筑；还在殿宇四周围起了一个环形的水池，开凿深井引水注池；又在水池四正方位分别架起一座石桥通达辟雍大殿的四个殿门。这种外圆内方的设计，不仅合乎古代水圆如璧、环水为雍的规格，还起到了王道教化圆满无缺的象征意义。

辟雍的内部也是别有玄机。大

殿每边三间面阔，三三得九，寓意着天下九州。看上去穹顶高挑、无梁无柱的设计也十分巧妙。这实际出于户部尚书和珅之手。他在审核预算的时候，将原本设计的四根“钻金柱”去掉，采用“抹角架海梁”的方法，一方面节省了4400两银子的开销，另一方面还使得大殿显得更加宏伟敞亮。

两年后，辟雍及其配套工程全部落成。为了纪念登基五十周年，乾隆皇帝兴致勃勃地在这里举办了临雍大典。身处这座天下第一讲堂，坐在大殿的中心宝座，乾隆皇帝要告谕臣民的，不仅是九州居中的皇权风范，还有“行礼乐、宣德化、昭文明、流教泽”而教化四方、明和天下的意蕴。

